

Bazaar

Harper's

DECEMBER 2013
HK\$50

Special Feature

NEW YORK Art Scene

感受紐約熾熱藝術氣氛

MURAKAMI'S

MAGIC

村上隆的魔術世界

Art Without

BORDERS

ART

BEYOND
Fashion

時裝與藝術的互動關係



Head in Tree (detail), 2006-08, stainless steel
105 x 42 x 37 in. (266.7 x 106.68 x 93.98 cm)
Edition of three
Courtesy of Sonnabend Gallery, New York and
Galerie Thaddaeus Ropac, Paris/Salzburg

Journey of Evolution

進入Rona Pondick的進化歷程，感受當中的視覺
沖擊和思考蛻變。

Veronica

Rona Pondick 的作品有一種攝人魅力，即使你對她沒有太多認識，甚至是藝術界的門外漢，作為觀賞者，你總會有一刻有意識地把視線停留在她的作品之上。無論是《Animal/Human Hybrids》中各種動物和人類肢體的混種蛻變，人類頭顱成為樹枝一部分的《Tree/Human Hybrids》，或者是早期的牙齒作品，都能在某程度上刺激我們的觀感甚至思考。這也是 Rona 的理念，同一件作品與不同對象產生的化學作用。有人會覺得她的雕塑很漂亮，有人則覺得不安，Rona 最想演繹 "ugly beauty" 的概念，夾雜矛盾和進化。在她的世界中，藝術是一種語言，只要能與人溝通便可。

嚴格來說，我是在《Come Together :Surviving Sandy》的展覽上首次親身接觸 Rona 的作品，這次展出的有她在 1998 至 99 年創作的《Fox》，人頭與動物身的完美接合，猶如水銀流動的金屬外殼，我不期然進入了 Rona 的蛻變世界。她本人也在場，閒談的最後一句是「若你有時間的話，隨時歡迎來到我的工作室參觀。」當時尚雜誌工作的我們，這些用作打完場的客套說話聽過不少。翌日我想起了 Rona 的邀請，覺得也不妨一試。這時我在畫廊工作的友人來電，她告訴我 Rona 想跟進我是否有興趣到她的工作室，有點受寵若驚，3 天後我去到了她位於東村 (East Village) 的工作室。



Ginko (detail), 2007-12, stainless steel
57 3/4 x 41 x 33 3/4 in. (146.7 x 104.14 x 85.7 cm)
Edition of three
Courtesy of Sonnabend Gallery, New York and
Galerie Thaddaeus Ropac, Paris/Salzburg

工作室的前身是畫廊貨倉，經翻新後成為 Rona 每天工作的地方。工場上放著兩個已完成的作品《Ginko》和《Dwarfed White Jack》以及一些仍在製作中的作品。Rona 向我解釋《Ginko》的製作過程：「你眼前所看見的是真實樹枝，但卻不是直接從植物中取出來，而是由我親手利用樹木材料雕琢而成，這樣我可控制和設計樹枝的模樣和形狀，也方便鑄模時候把金屬顏色注入。」《Dwarfed White Jack》是個全白色的作品，在 10 月期間與另一位藝術家 Jennifer Steinkamp 的作品一同出現在《Two Trees》展覽中。在樹枝的末端是細小的花蕊，細心一看，它們是經常出現在 Rona 作品中的頭顱。

剛剛於今年 3 月至 4 月份在紐約舉行了個人展覽《Rona Pondick》。Rona 以紐約為基地，作品被世界各地的藝術館列為收藏，在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等學府講學，以及獲得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和 Guggenheim Foundation 等所頒發的獎項，無可置疑，Rona 的作品極度富有強烈個人特色。藝術創作對於她來說是一輩子的事情，一個不斷在進化的過程，但更是與生俱來的。

Small Fukien Tea, 2003,
painted bronze and rocks
20 x 17 1/2 x 15 1/4 in.
(50.8 x 44.45 x 38.74 cm)
Unique
Courtesy of Sonnabend
Gallery, New York and
Galerie Thaddaeus Ropac,
Paris/Salzburg



Rona在講解作品的複雜製作過程。



Pillow Head (detail),
2009, painted
bronze
10 1/4 x 14 1/2 x 15
1/2 in. (26 x 36.83 x
39.37 cm)
Edition of three
Courtesy of Son-
nabend Gallery, New
York and Galerie
Thaddaeus Ropac,
Paris/Salzburg



「我在紐約出生，小時候最常到的地方就是藝術館。長大後在 Queen's College 修讀歷史，然後我進入了耶魯大學主修藝術。」Rona 曾經在另一訪問中提到其家庭背景對她的影響。擁有猶太血統，猶太傳統習以把性別區分。Rona 的祖父卻給予她平等機會，鼓勵她去做兄弟們做的事情，即使是受人欺凌也要她為自己出頭。有一個星期天，他們如常到教堂參拜。在猶太教堂中，男女須分坐。Rona 問祖父，她不是可以跟兄弟做同等的事情嗎？祖父沒有回答，但從此他再沒有要求 Rona 到星期日參拜。別人常以星座來解讀性格，但我認為成長過程才是奠定性格的關鍵。

Rona 對任何事物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堅持。「那時候我取得了獎學金到耶魯大學讀藝術，Richard Serra 是當時的客席藝術家，每年有數次來到大學交流。在最後的一次採訪，他說他跟 Paula Cooper (紐約著名畫廊) 提及我的作品，他們已準備好接見我。我沒有跟進，當時只心想若果這麼年輕便踏上成功之路，那便沒有失敗的空間，這是很重要的，對嗎？而我又是否準備好迎接四方八面的眼光？雖然後來我的發展並不是特別平坦，但我很慶幸當年的決定，讓我有更多自我進化的空間。」

經常把進化掛在嘴邊，Rona 指每一次的創作都是隨心出發。「當然我會有一個大方向，但在創作過程中，我都會讓一雙手去主導。你早前問我平均會花上多少時間完成製作，有些作品的創作會橫跨 5、6 年。我認為作品本身會在時間中自行進化，由時間來決定最後的模樣。開始沒有甚麼計劃，很多元素都是即興加入，在過程中

沒有特別思考，但經歷某段時間，作品會自我沉澱，再回望的時候會得出當中的意思。」

Rona 每個系列的主題都很鮮明，於 90 年代創作的《Teeth》是其一。對於牙齒，她有這樣的演繹。「牙齒可與性掛鉤。除此之外，當有人激怒你的時候，你會很想咬他們一口。」對於我來說，牙齒更與進食掛鉤，是人類生存的工具之一。牙齒更是人死後最後才腐化的其中一件東西，也可用作辨認身份，在人類世界中是獨一無二的東西。從牙齒進化出來的，還有《Trees/Teeth》系列。

「我在 1995 年首次以樹為題材。有位收藏家邀請我製作一個戶外雕塑，可融入四周環境的樹成為很理想當然的元素。然後我想到了蘋果樹，但取代蘋果的是牙齒。在打後的數年，我集中創作了數個有關樹的雕塑。有趣地方是，這些樹可出現在室內或戶外，與不同空間構成不同關係。我並不是要與大自然競賽，我只想感受大自然的創作過程，去創造自己的樹。在製作戶外雕塑時，我與大自然合作。另外值得思考是，我的人造樹和天然樹在經歷四季時會有甚麼不同變化呢？」

Rona 近年的作品都以 "hybridism" (變形) 為題。由《Trees/Human Hybrids》到《Animal/Human Hybrids》。捷克作家 Kafka 於 20 世紀初撰寫的《The Metamorphosis》對 Rona 影響深遠。「我在高校時期首次接觸《The Metamorphosis》已很愛這部作品，雖然那時候未能解讀當中的深層意思。」《The Metamorphosis》在西方社會是不少學校課程的必讀本。故事講述主角 Gregor Samsa 一天醒來變成巨大醜陋的昆蟲。Rona 後來每隔一段時期都會重新閱讀作品，每次都有不同得著。

Monkeys, 1998-2001,
stainless steel
41 1/4 x 66 x 85 1/2 in.
(104.78 x 167.64 x 217.17 cm)
Edition of six
Courtesy of Sonnabend Gallery,
New York and Galerie Thaddaeus
Ropac, Paris/Salzburg

Head in Tree, 2006-08, stainless steel
105 x 42 x 37 in. (266.7 x 106.68 x 93.98 cm)
Edition of three
Courtesy of Sonnabend Gallery, New York
and Galerie Thaddaeus Ropac,
Paris/Salzburg



Little Bathers, 1990-91, mixed media
500 elements, each approx. 2
1/2 x 4 3/4 x 4 in. (6.35 x 12.1 x
10.16 cm)
Unique
Courtesy of Sonnabend Gallery,
New York and Galerie Thaddaeus
Ropac, Paris/Salzburg

「我後來更發現當中的幽默感，但大部分人都認為故事結局很悲哀。某次，我閱讀了由 Kafka 好友 Max Brod 撰寫有關 Kafka 的傳記，提到 Kafka 覺得《The Metamorphosis》其實很有趣。我在想，我找到了靈魂伴侶。」

在 Rona 的「變形」世界中，她融入了自己的元素。在兩個系列中找到各種體積的頭和不同肢體如手和腳的部分。「其實 "hybrid" 這個概念也在人類歷史中不斷出現（古埃及文化也是 Rona 的靈感之一，她會經常到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吸收有關這段歷史的知識）。我想以製作一個頭顱模型開始。採用醫學用的矽膠，是因為想製造完美的皮膚質感。在完成後，我可以隨意利用電腦按比例地放大或縮小頭的體積，甚至改變它的形狀如把頸項部分切去等，有助配合不同作品的需要。我亦發現有很多人認不出我的樣子，這樣就可以有更多演繹的可能性。」所有面部都是一致缺乏表情，這是刻意的嗎？「你知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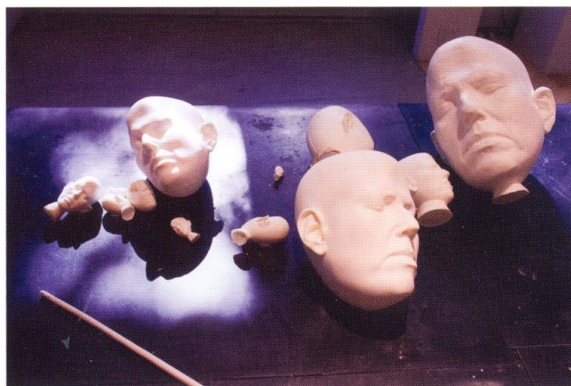


倒模的過程是怎樣嗎？兩個多小時中，我有一刻經歷了咽喉反射的反應，覺得快要窒息。我很害怕，幸好我準備了紙筆，那一刻，我在紙上寫出 "slit the rubber; I'm choking"（撕破膠模，我要窒息），最後一句我寫了 "Get this off of me. I'm losing it. I'm freaking out."（將這東西拿開，我不行了，我很害怕）。」最後，她還是成功造出模型。

作為有輕度憂閉恐懼的我，當然能感受到缺氧所帶來的恐懼。基於這個原因，我看見《White Beaver》、《Fox》和《Dog》等作品的時候，先吸引我視線的都是那副沒有表情的面孔，然後看到如水銀般流動的動物身軀，我都覺得好像有種生物處於某空間，在等待蛻變。時移世易，Rona 的作品或會經時間帶來不同解讀，就正如她形容藝術創作為一世的進化，或許某天我再看到其作品的真身，會感受到當中的幽默感，那時候，我或有機會成為 Rona 的靈魂伴侶。 田



Dog, 1998-2001, yellow stainless steel
 28 x 16 1/2 x 32 in. (71.12 x 41.91 x 81.28 cm)
 Edition of six
 Courtesy of Sonnabend Gallery, New York and Galerie
 Thaddaeus Ropac, Paris/Salzburg



Rona的模型和材料。